

# 邕寧縣志卷三十三

## 垠西莫炳奎星五編纂

### 兵事志

#### 前事四

明桂王上 桂王下

#### (明)二

#### 桂王上

桂王尙無廟號姑仍舊稱

戊子永曆二年。清順治五年春二月。桂林兵變。帝移蹕南寧。

帝在桂林。瞿式耜與巖起恒並相。式耜黎明人閣。夜分始歸。處流極之運。肅然如治朝。

。扔奏請何騰蛟督師湖南。駐衡州。郝永忠壁興安。遙爲聲援。永忠固闖將。受撫後。不遵約束。惟督師騰蛟稍能制之。前在桂林。與焦璉兵不相能。賴式耜調和。始得其用。

。嘗立戰功。封南安侯。是時清三王兵。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已陷長沙。破衡州。漸逼全州。

。至靈川。桂林大震。二十二日。永忠乃棄興安。奔桂林。全城兇懼。走避一空。是夜四鼓。永忠入城。即縱兵大掠。劫百官貲財。帝裸體走城外。遂倉皇奔南甯。從行者輔

臣嚴起恒。金吾馬吉祥。科臣吳其靄、蕭琦、洪士鵬、許兆進、尹三聘七人。

參明季紀事補遺（永明

王事略）崇禎甲申十七年三月。流賊陷北京。莊烈帝殉社稷。五月。福王即位於南京。號弘光。明年乙酉五月。南京破。福王北狩。唐王聿鍵走閩。諸臣議推戴。閏六月。唐王即位於福州。改年隆武。明年丙戌八月。清兵入閩。唐王奔汀州。為清兵所執。時桂王常瀛卒於梧州。次子中榔當嗣爵。（按中榔神宗之孫。桂王常瀛次子。封永明王。即帝也。常瀛於萬曆二十九年。受封桂王。天啓七年。就國衡州。崇禎十六年癸未。張獻忠陷衡州。王率眷由永州入桂林得脫。王長子安仁王。及帝。阻永州浮橋不得渡。被虜禁永州衛。桂王謀之征蠻將軍楊國威。國威遣中軍焦璉。率狼兵數千。攻克永州。破城迎二王出。帝年幼。焦璉負之以走。徒行百里。始雇得肩輿。達桂林。諸將會議。桂藩係朝廷親王。遭難至此。但桂林有靖藩。不便同城。乃送至梧州。未幾病薨。葬於縣城北。所謂興陵者也。尋長子安仁王亦卒。乙酉六月。唐王建號福州。八月。詔帝襲爵桂王。）及唐王敗報至粵中。兩廣總督丁魁楚。廣西巡撫瞿式耜等。以國一日不可無君。議所立。僉謂以賢以親莫如王。乃共迎至肇慶立之。時十月十四日也。遂即帝位。頒詔楚蜀滇黔。以明年丁亥。為永曆元年。十二月。清將李成棟陷廣州。肇慶大震。帝乘輕舟上西峽。奔梧州。清兵克肇慶。正月。帝棄梧州。沂府江。羣臣多散。瞿式耜兼道趨赴。追及帝於平樂。遂從扈蹕上桂林。成棟兵已過梧州。二月陷平樂。總兵陳邦傳走南甯。潯州亦相繼陷。帝大恐。會武岡鎮將劉承胤。以勤王至全州。司禮監王坤。勸上赴之。瞿式耜持不可。不聽。自請留守桂林。許之。俄而成棟攻桂林。式耜令總兵焦璉。出城拒戰。奮擊大破之。會前兵部給事中順德陳邦彥。起兵攻廣東。牽掣西兵。清兵遂撒圍還救。式耜遣焦璉率兵進復平樂。潯梧亦相繼克復。式耜力也。以功封臨桂伯。帝之在全州也。承胤漸跋扈不可制。四月。逼帝遷武岡。由是專制無人臣禮。帝雖怒而不敢言。是時清三王兵已陷長沙。克衡州。掠常德寶慶。直趨武岡。督師何騰蛟。退保祈陽。承胤陰以武岡降清。欲執帝以獻。初帝至武岡時。太后以承胤專橫。終必為亂。乃刺血書。詔駐紮古坭商丘伯侯性入衛。性先遣部將謝復榮。以五百人至。帝急命錦衣衛馬吉祥。先護三宮。（王馬二太后及王皇后）前行。謝復榮以五百人扈蹕。斬關而出。承胤引敵兵追躡。相距僅三里。帝二子在襁褓。并乳母樊氏棄於地。勿復能顧。復榮請帝疾馳。身自斷後。抵力死戰。五百人俱死。時帝徒步三十里。兩晝夜不食。足疲不能行。追騎將及。君臣相顧。不知所為。會侯性率兵奄至。承胤兵乃引去。得脫於險。時七月十八日也。帝雇得肩輿以行。遂走柳州。道出古坭。（即古宜）會大雨。從人皆狼藉泥淖中。至為狼狽。及抵柳州。喘息方定。忽遇土官覃鳴珂之變。大掠柳州。帝幾及害。時總兵陳邦傳守潯州。遣其子曾禹。率二千人護駕。乃走象州。於是詔幸南甯。遣閣臣王化澄。吏部吳毓貞。護三宮先行。帝隨後移駕。忽為焦璉亂兵所阻。不克往。瞿式耜遣人備法駕適至。表請還桂林。乃從其請。十二月。帝至桂林。明年戊子二月二十一日。北兵逼全州。降將郝永忠。自興安奔桂林。時當夜半永忠入城。放兵肆掠。劫帝於寢。裸體置之城外馬吉祥為帝具袍服襪被而行。逐踉蹌走南甯。三宮在象州時已先發。故沿途無累。乃得達。

三月初十日。帝至南寧。以府署爲行在。百官稍集。

帝倉卒發桂林。從官多未扈蹕。至是稍集。乃以嚴起恆、王化澄、同入閣辦事。朱天麟爲學士。余晏清爲吏部尙書。張起戶部給事中。張鳳翼兵科兼掌翰林院。張佐良掌文選司。童雲驤爲行人。潘駿虬爲職方郎中。龐天壽掌司禮監。

行在陽秋

詔贈殉節諸臣爵諡。

贈陳子壯番禺侯。謚文忠。張嘉玉增城侯。謚文烈。陳邦彥兵部尙書。謚忠烈。

（西南紀事）初南

都福州相繼破。丙戌十二月。北帥佟養甲。偕李成棟。由閩人粵。襲廣州陷之。遂畧定廣東州郡。帝西奔桂林。諸遺臣陳邦彥等。皆更姓名。匿山谷中。時佟養甲留撫廣東。遣李成棟。徇廣西。旋陷潯梧。破平樂。圍桂林。廣西危甚。邦彥乃出目山中。丁亥春二月。結土豪余龍起兵高明。號召豪傑。聚衆二萬。帥海船數百。乘虛攻會城。成棟聞報。乃解圍還救。桂林得完。余龍聞成棟至引退。時大豪陳文豹。亦聚鄉兵。奉前吏科給事中張嘉玉爲帥。嘉玉遣兵人東筦。旋攻克龍門博羅增城新安。移兵攻惠州。因遣人奏事行在。帝加嘉玉兵部尙書。提督嶺東車務。六月。前大學士陳子壯。亦起兵南海之九江。邦彥引兵來會。時成棟方擊嘉玉。會城虛。子壯邦彥謀結內應。襲會城。議定。子壯攻西南。邦彥攻東北。既而謀洩。皆失敗。時七月七日也。先是三人倡義。而江湖豪客。綠林魁桀。皆聚衆響應。先後攻克州縣。兵威大震。僉以爲恢復廣東在指顧間。未幾余龍戰死黃運江。陳文豹敗死東筦。九月。邦彥改於清遠。十月。嘉玉敗于增城。十一月。子壯敗於白鵝潭。皆先後見執不屈死。全家被戮。自邦彥二月起兵。至是十閱月而敗。時粵東起兵殉節。甲於他省。以嘉玉子壯邦彥稱首。自耕夫女子。至於軍伍盜賊。無不識三人名字。嗚呼烈矣。嘉玉筦人。子壯南海人。邦彥順德人。帝嘉三人忠義。詔贈爵諡。予祭葬如禮。

大學士嚴起恆奏請開選。

時陳邦傳守潯柳。二府所有正雜各賦。皆爲邦傳所專。不時供億。資用乏絕。司農仰屋。籌措無術。嚴起恆奏請開選。以濟國用。由是三州二十四縣屠酤市儉。鹽客樂戶。皆入仕籍。復蹈隆武覆轍。論者病焉。

參明季紀事補遺

按隆武紀事元年。苦餉不足。戶部侍郎李長倩。請開事例。從之。於是廝養隸卒。皆得給劄授官。雖止虛名。居然紳笏謁公府。晉江令金允治聽訟。兩造皆稱職官。立而對簿。或相毆於廷。官不能制。其爲害如此。

桂林留守瞿式耜進八箴。

初帝倉卒出走。式耜亦避兵樟木港。督師何騰蛟。方犒師永甯。聞變馳回。式耜亦至。郝兵已飽掠而去。北兵聞亂。引兵乘之。直薄北門。式耜檄各鎮入援。勉以忠義。咸感奮。騰蛟遂親督諸將。分三門衝出。皆殊死戰。呼聲動地。戰塵空涌。人肉星飛。北師奔潰。追殺三十里。桂林獲安。當帝去時。式耜唯歎息不及送駕。身不能死。桂署爲憾。時行在傳聞式耜已殉難。帝念之。每歔歔下淚。至是式耜上疏。請詣行在候駕。及三宮起居。帝大喜。知留守在也。賜書褒美。遣使慰視憔悴狀。式耜寸縷無遺。賜紗緞及銀兩。並賜精忠貫日金章。太后亦賜紗緞尙方銀與夫人邵。復進式耜少師。諸將等皆進爵。式耜身雖在外朝。朝廷綱紀。無不極言力請。曰。臣與主上患難相隨。休戚與共。原有不同於諸臣。一切大政。咸得與聞。故朝議可否。無不切實指陳。嘗念南寧邊遠。屢請還桂。又念行在無講官。經筵久曠。石室塵封。何由備聞得失。手書八箴。辭闕於扇進

之。明季紀事補遺  
參東明聞見錄

夏閏四月丙戌朔。皇太子生。

皇子生。后王氏出也。冊爲太子。頒萬喜詔。赦天下。行在  
陽秋

五月。督師何騰蛟。克復全州。露布以聞。帝馳詔慰勢。

北師既敗退。騰蛟復收兵得二萬人。督諸將趙印選、胡一清、王永祚等出桂林。瞿式耜亦遣焦璉同行。追北兵至嚴關。大破其軍。直抵興安。騰蛟報式耜曰。嚴關大捷。全陽馬到成功矣。兵進至鳳凰坪。又殲其衆。北兵懼。退保全州。不敢出。諸軍乘勝攻城。北兵知不可守。棄城遁。遂以五月二十七日。克復全州。騰蛟乃露布奏捷。歸功式耜曰。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。式耜一人也。式耜亦寄託騰蛟。無北顧憂。使彈壓勳鎮。以共圖中與。騰蛟督師四年。所轄將士。土客相雜。諸大帥馬進忠等。歷百戰。不肯輕下。郝永忠貞營。又出盜賊。雅性桀驁。去止自由。騰蛟務爲寬大優容。平已怨物。是以秦楚强悍之士。感其至誠。咸就羈勒。故能有功。帝念騰蛟勞苦。命式耜赴全州慰勞。並宣諭諸將。式耜至。宣天子德意。諸將咸喜躍曰。微瞿公。無以有今日。懽聲若雷。

南紀事參東  
明聞見錄

西節

增設南寧巡撫。以趙臺爲之。

廷議以行在近地。而巡撫遠在桂林。軍國要政。往返奏請。諸多未便。請增設巡撫一員於南寧。從之。遂以錦衣衛趙臺升任。明季紀  
事補遺

趙壹陳曾禹治兵相攻。

趙臺順天人。錦衣籍。以武職改文階。升南寧巡撫。有才幹。能得土司心。胡執恭爲吏部。執恭湖州人。當在先帝時。陳邦傳入京襲職。與執恭有舊。而邦傳子曾禹。以迎駕功。見重用。得預票擬。時下敕有拜君賜於無窮句。遠近笑之。曾禹欲得南甯。執恭佐之。臺不許。於是陳趙交惡。治兵相攻。全城闕然。明季紀  
事補遺

論曰。明季朝臣水火。流毒無窮。至治兵相攻。尙復成何法紀。帝頻年逋播。使非瞿何二公協恭戮力。欲保其殘喘得乎。

清江西提督金聲桓。舉江西內附。廣東提督李成棟。亦相繼來歸。封爵有差。

李成棟、山西人。高傑故將也。傑遇害死。舉徐州降清。累立戰功。授總兵。從定八閩。偕佟養甲以偏師入粵。盡定廣東地。自謂勞苦功高。及叙功疏下。佟養甲進兵部尙書。成棟受其節制。意殊不懌。未幾復運陷廣西潯梧平樂。圍攻桂林。會明遺臣陳邦彥等起義兵。圍廣州。成棟解圍還救。而廣西之潯梧。與廣東之高雷廉等郡縣。皆復爲明有。清廷詔問失地狀。成棟懼。是時金聲桓。已反於南昌。布政使袁彭年。因說成棟曰。公爲將。畢智竭勞。南定閩廣。功無與比。佟養甲以遼東勳舊。秩總督。位居公上。當受節制。北廷本有疑公心。聲桓又反江西。將益忌漢人。今大江左右。延頸朱氏。瞿式耜守桂林。不減李綱。何騰蛟帥湖南。亞於宗澤。將相大臣。皆有中興之象。公孤軍陷南中。進不爲新朝所容。退犯天下之名義。況去年自春徂秋。所擊滅粵東忠義之士。以什百計。粵人怨公。深於骨髓。日夜痛念。思乘間爲父兄復仇。公持此區區。爲北朝之忠。身死無名。爲天下笑。何不以此時歸命南寧。故主得公。如得一國。衆志傾心。怨仇消解。合見兵羣盜。可得精卒十萬。與騰蛟分道出江楚。以恢復江南。經畧西北。中興之功。可翹足待。身名兩榮。顧不美乎。智者舉事。不可後人。養甲不聽。一壯士力耳。公其思之。成棟深以爲然。是時金聲桓方圍贛州。聲桓者遼陽人。隸左良玉麾下。以功擢總兵。從良玉討馬士英。發武昌。趨九江。良玉死。與其子夢庚。率所部降清。不欲東下。請取江西以獻。清帥許之。會闖將王得仁來附。軍益強。乃乘勢收江西。自

念江西據江南上游。西控楚。南通閩廣。得江西。則東南要害。居其大半。而身以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。數千里地。拱手歸之新朝。計北師南下以來。功未有高於己者。意旦夕盼王封。次亦不失爲侯耳。及收江西疏還。乃止以聲桓爲副總兵。提督江西軍事。視原秩更貶。由是意不平。得仁亦望爲總兵而不得。亦同怏怏。會北廷遣章于天巡撫江西。始駐節。贖貨無厭。日從諸將索珍寶。且待諸將益倨。呼聲桓曰金副總。得仁曰王把總。兩人固已自稱都督。嘗自尊大。至是慚其從官。丁亥七月。得仁提兵如建昌。于天復移票追餉三十萬。得仁大怒不從。歸自建昌。欲舉兵反。聲桓以何騰蛟方敗於湖南。止之。然反謀益決。二人又嘗令優人演郭子儀、韓蘄王故事。爲當事所聞。巡按董成學。屢於廣衆前發其謀。又揚言奏聞。而于天復從金王索賄。以恐嚇之。二人益憤。明年戊子正月晦前三日。乃夜部勒全營。平旦五鼓。七門不啓。殺董成學於署。文武官吏不從者盡屠之。使人追殺章于天於江中。令百姓改裝。馳檄遠近。稱隆武四年。久之。聞帝在南寧。乃使使通款行在。又爲成棟所阻不得達。是時江西響應。獨贛州未下。聲桓引兵圍之。贛急。請救於粵。養甲促成棟出兵往援。令布政司袁彭年。移餉八萬。成棟蓄謀反正。屬袁彭年故不發餉。由是遷延。時薙髮命下。民多抗令。且入夏少雨。早象已成。羣盜滿山。成棟陰結其豪傑。使率衆噪於國門。因語養甲曰。今出數十步皆賊。安能遠行。彼衆聲言復舊衣冠。計惟急改名號。權宜以安人心。其可耳。養甲殊不謂然。然亦無法。姑允之。遂出示直書永曆二年。乃愕然。次日端午。粵故有龍舟會。成棟約養甲往觀。又約回成棟署設宴。令演劇侑觴。優人登場。成棟曰。峨冠博帶。何等威儀。養甲曰。興王改正易服。自有制度。不相沿襲。何必羨彼。言已。四座嘿。

然。先是成棟蓄意歸明。養甲不省。至是漸悟。然已爲所挾持。無可如何。俄而酒酣。成棟忽出佩刀。撞几上鏗然。睨養甲曰。我固中華堂堂男子。今歸故主。豈肯從爾屈身二姓哉。卽解辮髮。易衣冠。請養甲去辮。養甲有難色。成棟曰。有不卽解辮者。請血是刃。懼而徒之。於是下令文武將吏軍民。悉革除滿裝。羣呼萬歲。乃遣洪天耀、潘胄緯、李琦、三人。賚奏赴行在。自陳謝罪。請迎乘輿駐粵。表至南甯。時陳趙方鬥。人心皇惑。皆莫敢決。天耀等。皆舊臣降清者。力陳成棟忠誠。且述金聲桓事甚悉。科臣張起。議先遣方止大臣入粵勞帥。觀其虛實。以爲之圖。乃使吏部侍郎吳貞毓往粵使還。力言成棟無二。請幸廣州。以副新附之望。於是人心大懼。中外相賀。乃封成棟惠國公。養甲襄城伯。羣臣進秩有差。而聲桓藏表佛經中。遣使問道如廣西。至是適至。詔封豫國公。得仁建武侯。由是贛粵路通。何騰蛟又進規湖南。又聞孫可望以滇黔來歸。中興之象。有轉機矣。西南紀事明季紀事補遺

桂林留守瞿式耜。奏請乘輿宜駐肇慶。

帝以江廣反正。告於宗廟。並宣諭臣民。羣臣咸請遷都廣州。瞿式耜拜疏言。任將之道。不從中制。本朝文網太密。動以內臣監視。文臣督師。隳戰士心。今聲桓成陳。皆以全軍歸命。天下聳動。知明室尙有其主。投足左袒。攸繫匪細。宜有以尊崇而寵褒之。願陛下將兩省新附之地。捐之此兩人。一切軍功爵賞。文武署置。以及刻期出戰。咸決於外。朝廷不問。方可責其成功。若大駕旣東。不請。則王權不尊。請則事機坐失。臣以爲乘輿無入廣州。駐肇慶便。帝從之。是月。成棟使羅成耀。以黃金千鎰。白金十萬。綵紵舟楫。具迎帝於南甯。西南紀事



督師何騰蛟。統諸軍出湖南。以圖中原。

騰蛟既克全州。聞金聲桓、李成棟、相繼歸附。清烏金王即三王聞變引還。武昌江南。所

在響應。騰蛟乃表請聲桓成棟戰江右。恢復南京。臣出湖南取荊襄。以圖中原。行朝軍國。一委式耜。又請還蹕桂林。以漸謀出楚。皆報聞。是月騰蛟。進攻永州。旋克之。

進克衡州。師抵長沙。兵威大震。西南紀事

按克永州在九月。帝已移蹕端州。

七月。帝移蹕肇慶。敕趙臺留守南寧。

帝以羅成耀率兵迎扈。即命爲前導。敕趙臺留守南甯。諸臣皆扈蹕東行。命王化澄、扈太后兩宮續發。帝至雞籠山。有景雲護覆。瞿式耜築三亭於上。并勒碑以志其瑞。

明季紀事補遺

按雞籠山地地址未詳。以行程計之。當在縣內。或說在梧州下。

以慶國公陳邦傳。居守潯州。兼守南寧等郡。

邦傳浙人。爲潯梧參將。守潯州。晉總兵。降武二年。掛征蠻將軍印。以功封富川伯。

帝自梧州幸桂林時。以迎駕功。封思恩侯。使守平樂。李成棟陷平樂。走南甯。及成棟東還。先後克復柳潯各府。晉爵慶國公。帝奔柳州時。其子曾禹。亦以扈蹕功。授副都

御史。以故父子恃功驕恣。漸跋扈。累請世守潯州。如雲南黔國公故事。瞿式耜奏止之。

諸臣亦相繼論世守非制。閣臣朱天麟。票擬亦不允其請。邦傳恚甚。至是上過潯州。邦傳以前事怒天麟。使胡執恭至天麟舟中。傳語云。勳公欲將劍印擲公舟。令各營兵聽

公發付等語。詞甚厲。天麟不為動。然帝以其嘗有功。易守為居守。故有是命。行在陽秋

八月朔。乘輿至端州。端州即肇慶

己丑三年。慶國公陳邦傳。與土豪徐彪爭南甯。搆兵相攻。

初邦傳自以世守潯梧。今又兼管南甯。專制一方。橫州土豪徐彪不服。聚兵據南甯。邦傳使其子曾禹。率兵攻之。四十餘日。不克。因放兵肆掠。伐塚發屋。火城外民居。殺戮無算。有巴東王儼玉者。世系未詳避亂城中。出與和解。因勸徐彪去。曾禹入駐焉。民更

罹害。五月。徐彪復統鄉兵。攻郡城破之。曾禹遂大掠遁去。先是李赤心。自成兄子名李錦賜名赤心歸撫後。號忠貞營。自何騰蛟沒後。無人制止。適自湖南敗還廣西。所過淫掠。邑里為墟。邦傳思借其力。以去徐彪。乃與盟結為婚姻。十二月。復攻南甯破之。逐殺徐彪。

復縱兵殺掠。城內外無人煙。時徐陳三次搆兵。白骨盈野。巴東王乃收瘞之於城外西平橋上。記以碑。號萬人塚。碑至今存。明季紀事補遺府志

土賊李啞。與李紹誨曾日芳等。治兵相攻。

自陳徐搆兵後。地方騷然不寧。盜賊四起。有土賊李啞者。糾眾屯聚逃軍山。劫潭滸村。焚殺百餘人。豪暴一方。佔據上東一四兩里錢糧。稱李啞王。後有李紹誨、曾日芳二人。與之抗。彼此興兵仇殺。搆人換馬。為地方巨害。後曾日芳納欵於清。旋被殺。李啞亦被擒。李紹誨至康熙七年投誠復叛。並棄市。參府志○按李賊劉墟鄉人。今李姓多其後裔。因口吃艱於發聲。故稱李啞。

按逃軍山。在長塘墟封岸。形勢險阻。累爲盜匪逋藪。至今猶然。相傳自李啞被誅。是處恒多虎患。後有好事者。謂宜爲李啞立廟。則虎患自絕。鄉民從之。已而果然。廟至今存。稱聖宮廟。余謂惡人強死爲厲。事或有之。李啞是否惡人。詢之故老。無復知者。然考其時。陳徐搆亂。加以李赤心之寇兵。焚劫村舍。殺人如麻。李啞糾衆屯聚逃軍山。安知非團結民力。自爲防衛。則其有德於鄉人。是未可知。府志載李啞等三人。均稱土賊。或者時在鼎革。叛我者卽爲賊。洛邑頑民。幾爲紀載成例。不然李啞果賊。則民讐之必深。乃爲之立廟。恐無是理。附識於此以俟考。

## 桂王下

庚寅四年。清順治七年。冬十一月。梧州兵變。帝移蹕南甯。

三年春。帝在肇慶。北兵圍南昌急。帝遣李成棟率精騎三萬往援。俄北兵陷南昌。金聲桓自焚死。李成棟亦戰敗溺死於信豐。烏金王大舉南下。陷湘潭。督師何騰蛟死守孤城殉焉。詔贈中湘王。帝在南甯時。何騰蛟統諸鎮兵出全州。湖南州縣。次第克復。遂進兵規長沙。既而江西陷。金聲桓、李成棟、皆敗死。清烏金王遂南下。湘潭諸鎮將。馬進忠、胡一

清等皆奔潰。騰蛟曉起。營壁皆空。左右擁之走。圖再舉。不允。乃南向痛哭曰。五年督師。心血嘔盡。而所成竟如是。天也。去將何爲。緋衣坐堂上。北兵入。執見烏金王。延之上座。敬禮甚至。勸之降。對曰。豈大明臣子。而有降將軍哉。王果以我爲血性男子。何惜一劍。因不屈。且死謂寺僧曰。取一瓢河水飲我。是水自衡來。猶吾軍水也。滌腸胃而死。瞑目矣。警耗傳至桂林。瞿式耜哭之痛曰。中興之業無望矣。時二方報敗。

。三失大將。羽檄旁午。舉朝震駭。議以爲督師不可無人。詔以式耜代領其衆。招討湖南北。是時北兵勢盛。遂以是年正月渡嶺。屠南雄。破韶州。帝凶愆。議棄肇慶。奔南甯。羣臣以爲帝一去。群情瓦解。大勢必難收拾。交疏力爭不得。卽日戒舟西上。適留

守瞿式耜疏至。於是暫駐梧州。即舟中爲水殿。二月。北兵圍廣州。詔慶國公陳邦傅。調兵入衛。旋駐防清遠。十一月二日。廣州陷。屠之。梧州聞報震動。百官逃竄。護衛提督周金湯。乘機大掠。帝與三宮急乘舟西上。邦傅在清遠聞之。飛帆先歸。邀帝於藤江。將謀劫之。十二日。帝急易小舟。衝雨而過。諸鹵部之在舟後者。俱被掠。殺部郎潘駿觀。童英許王鳳等死焉。十六日至潯州。二十八日乘輿至南甯。馬吉祥、李元胤、追從後至。從官稍集。飢凍無人色。視前發桂林時。尤爲狼狽云。  
明季紀事補遺西南紀事

詔贈瞿式耜粵國公。諡文忠。張同儼江陵伯。諡文烈。

十一月五日。清定南王孔有德。圍攻桂林。留守瞿式耜。兵部張同儼。矢志同殉國難。城陷被執。定南王欲降之。館兩人於別所。久之察二公無降意。閏十一月十七日。遂被害。事聞。朝野皆痛哭。爲之輟朝三日。詔贈爵諡如禮。  
明季紀事補遺（瞿留守殉節事略。）初式耜遣趙印選胡一清等諸將。扼守榕江。

以遏清師。北兵入嚴關。諸鎮兵皆潰。沿途搶掠。城中大擾亂。式耜令戢不能行。俄而水東門外。煙燄蔽天。鳴鑼聲繞城。滿城文武官吏皆走。式耜知事不可爲。方巾行衣。危坐署中。頃之。胡一清躍馬入署曰。至矣至矣。公上馬目從一清去。式耜曰。去將何之。從一清去。何如從留守。時江陵張同儼。故相居正孫也。以總督監胡一清軍於靈川。已南走矣。聞瞿公在城。慨然曰。安可使留守獨殉社稷。遂策馬回。式耜喜曰。同儼至。我死不孤矣。敵曰。君恩師義。敵當共之。厥明。二公衣冠南面坐。北兵人。執見定南王。王曰。汝閣部耶。好閣部。式耜曰。汝王子耶。好王子。定南箕踞於地曰坐。式耜曰。我不慣跌坐。定南肅然且揖之。見同儼曰。汝何人。敢不跪。因令武士牽其項。以刀背折足強之。敵大罵不屈。將斬之。式耜正色叱曰。張司馬國之大臣。死則同死耳。不得無禮。定南素重留守。悚然遂止。因說之降曰。某年二十。起兵海上。數年之間。南面稱孤。後爲清將。賜號稱王。解衣推食。任以南事。富貴如此。公今日降。明日亦然。語曰。識時務者爲俊傑。大清自甲申入關。五年之間。南北一統。近觀南都既破。福王不終。唐王入閩。事皆無濟。天時人事。意可知矣。公守一城捍天下。數年於茲。屢挫強兵。能已見於天下。今日國既破矣。君已亡矣。尚復誰爲乎。某大聖人之後。聖人固嘗許人以與權矣。昔者微子去紂。管仲仕桓。後竟受封於宋。稱霸於齊。大聖人嘗稱爲仁人。公固讀書深識之士。豈其昧之。若能轉禍爲福。建立非常

。以事明者事清。毋憂富貴。空以身膏草野。復誰知之。式耜正襟折之曰。爾在我朝。身列戎行。官已不細。（有德初爲毛文龍將）進既不能橫尸廟門。盡忠本朝。退亦不能黃冠歸里。遵養時晦。後傑固如是乎。尙得以時務富貴。欺天下男子耶。本閣部智薄能鮮。受累朝大德。位三公。爵通侯。語曰。衣人之衣者。懷人之憂。食人之食者。死人之事。今大志不就。自備負國。死有餘辜。尙蒙恥求活耶。且爾自託爲聖人之後。聖人之家法。爾知之乎。孔子作春秋。嚴亂賊之誅。謹夷夏之防。爾爲丈夫。不惜屈身北虜。甘爲鷹犬。虔劉我國家。殺戮我人民。所謂亂臣賊子。人得而誅。凡若所爲。侮辱先聖至矣。罪該萬死。尙得以微子管仲。來相勸勉耶。爾休矣。毋多言。定南知不可屈。愈欲降之。館兩人於別所。防衛甚嚴。而供張飲食如上賓。式耜曰。與同敵賦詩廣和爲樂。詩悉載浩氣吟中。定南使人說以百端。不應。久之。王三元彭曠二人。皆明臣降清居要職者。素與留守善。定南復使說之。曰。國家與亡。何代無之。人生若朝露耳。何自苦如此。公既不降。暫可薙髮爲僧。自當了悟。不勝於守拘儒之節耶。式耜曰。僧者降臣之別名也。佛卽聖人。聖人人倫之至也。未識人倫。何謂了悟。二人見其至誠。喟然曰。嗟乎。此眞正人。不敢復言。未幾。式耜遣死士遺焦璉書。極言清兵羸弱。城中空虛狀。勸璉急提兵入桂林。則有德可擒。且曰。中興大計。毋以我爲念。定南得其書。大怒。因請二公出。式耜謂敞曰。我等多活四十二日矣。敞愈藏一白網巾於懷。至是服之曰。爲先帝服也。出至獨秀山。式耜曰。一生只愛泉石。願死於此。整衣冠就刃。俱被殺。是時日色無光。大雷冬發。遠近士民。皆爲流涕。時間十一月十七日也。前給事金堡。遣成清浪。阻兵止桂林爲僧。遣人上書定南。請收葬二公。（書辭略）書還未上。會侍御姚端。吳江楊藝二人。式耜門生也。痛哭陳請。謀殮兩公。許之。後得堡書。觀之曰。傳世文章也。以已得所請。勿復上。乃啓視留守。刃血在頸。身首不殊。面如生。兩人撫之哭曰。忠魄如在。知某等殮公乎。忽張目左右視。藝撫之曰。次子未見耶。長公失所耶。目猶視。端稽首曰。吾知師心矣。天子已幸南寧。師徒大集。焦侯無恙。目始瞑。遂淺葬兩公於風洞山之陽。清凝上人適至。（清凝者陽羨人。不談禪。好奇計。能急人難。入粵西。式耜愛而禮之。時在昭平。聞桂陷。崎嶇赴難。阻兵不得進。至桂時。留守已歿矣。）遂與姚端楊藝等。築室其旁。守墓不去。

十二月。殺勇毅將軍林時望。

論曰。瞿留守。何督師。一治內。一治外。固帝股肱長城也。乃天不祚明。使之股肱折

。長城壞。詎不痛哉。二公皆出制科。丁茲末造。盡瘁所事。死而後已。固無負有明三百年養士之報。觀其從容就義。較之文文山尤過之。若夫張江陵。以君恩帥誼。當仁不讓。有足多者。姚端諸人。慕義懷仁。守墓不去。此又不媿田橫之客矣。

時望。黃德功驍將也。狀貌雄偉。膽刀過人。衝鋒陷陣。一時無兩。降將雖驕悍如郝永忠等。皆嚴憚之。自入行畿。保扈功最著。素與戎政馬吉祥不相能。是時京營潰散。護衛空虛。時望傾貲招募。收集游兵數千。及是方至。吉祥所部皆失。忌時望獨擁衆兵。愈欲害之。遂與龐天壽等。密奏時望逗留。有異志。若不早圖。變生肘腋。於是乘時望初至。十七日早。矯命犒兵。預伏健丁。即演武場擒之。以弓弦勒死。自是禁旅無人。

明季紀事補遺

南陽伯李元胤。赴欽州招募舊部。被劫。械送廣州。

元胤。成棟養子。以功封南陽伯。留守肇慶。帝自梧州倉卒奔南甯。元胤聞之。身率散卒。兼程趨赴。追及帝於橫州。遂從扈蹕。時護衛散亡略盡。刑部尚書毛毓祥。檄交趾及二十四土州入援。無應者。元胤欲入海招其舊部。至欽州。爲士兵王勝常所劫。械送廣州。見孔有德不屈。有德不遽殺。留之以招杜永和。參行在陽秋

按明季紀事補遺。明年十一月。南陽侯李元胤。疏請帝航海。據此。則元胤已械送廣州。事實恐誤。又入廣州者爲清平南王尙可喜。非孔有德。

辛卯五年正月乙酉朔。行殿受朝賀。甲午祀太廟。

擢兵科給事中張起。爲副都御史。巡撫南寧。

以東圖大學士文安之。督師經畧楚豫。賜上方劍。便宜行事。開國公趙印選部兵譁變。劫掠行在。

先是南都破。滇將趙印選。同王一清、王永祚。出滇勤王。至江西。與清將高進庫戰。

襲其老營。盡殺其父兄妻子。進庫忿。再戰。破滇軍。三人敗走湖南。投督師何騰蛟。及督師殉難。楚地盡陷。復走桂林。留守撫而用之。頗資其力。以功封開國公。一清永祚皆晉爵。惟部署不嚴。所過剽掠。留守既歿。無人制馭。愈驕恣。至是率兵入行在。鼓噪鬧餉。入宮搜括簪珥。大掠城中而去。

明季紀事補遺

二月。雲南孫可望。遣其黨賀九儀等。帥兵入衛。大殺朝士。遂封可望爲秦王。

先是張獻忠伏誅於黔。其將孫可望。偕李定國、劉文秀、艾能奇、四人。各擁兵入雲南據之。未幾艾能奇死。可望統其軍。於是兼兩部兵益強。年又差長。頗知書。浸欲自大。而定國、文秀、素與比肩。不受節制。故可望乞封朝廷。思得親王名號。以駕馭兩雄。上在肇慶時。遣其黨楊畏知龔彝等。詣行在。戲南金名馬。上疏請封。朝臣以非祖制。議遂格。明年。帝奔梧州。八月。可望復遣其總兵常榮。帥兵五百至梧。復貢金一萬兩。良馬一百匹。又以金四萬賄朝貴。疏請願封秦王。朝臣仍執祖制如初。可望恚甚。至是再遣陽畏知詣南寧。并遣賀九儀。及總兵朱養忠。張明志。張勝等。帥兵入衛。以前不允王封者。切齒朝士。於是殺閣部嚴起恒於舟中。投尸於水。使人盜殺楊鼎和於崑崙關。隨殺兵科張載述、劉克珍、吳霖、等於各署以洩忿。舉朝惶怖。龐六壽、馬吉祥、叩請之。九儀曰。前者國主請封。此數人實阻之。此實奸臣。留之適足誤國。故奉令來殺之耳。天壽具以聞。朝廷不得已。遂遣使偕九儀賚補秦王金冊於可望。使至。可望大喜。郊迎拜受。隨遣僞中書楊惶。復偕九儀至南甯。奉表稱謝。畧云。秦王朝宗。望闕奏謝。臣自入滇以來。紀年而不紀號。稱帥而不稱王。正欲留此大寶。以待陛下中興。此臣耿耿孤

忠。矢之天日者也。疏至。朝廷乃安。九儀因留駐南寧。

明季紀事補遺（又孫可望事畧）初孫可望、李定國、劉文秀、艾能奇四人。

皆張獻忠養子。號四將。各封僞王。後獻忠竄黔。旋伏誅。四將各擁衆數萬。李定國慨然曰。我輩出死力。馳驅二十年。虛竊王封。究無寸土。人以寇賊相呼。甚無謂也。要當歸朝。力挈天下而遠之。一雪此恥。即與劉文秀、艾能奇、議去僞號。自稱將軍。可望勉從之。遂率衆人滇。會黔國公沐天波。爲峒蠻所劫。走永昌。即提兵討定諸蠻。迎天波歸。遂據雲南。俄而艾能奇死。其將馮雙禮統其軍。歸可望節制。可望遂兼兩部。兵益強。年又差長。頗知書。浸欲自大。而定國、文秀、素與比肩。不受約束。故可望乞封朝廷。思得親王名號。以駕馭兩雄。上在肇慶時。遣其黨楊畏知、龔彝等詣行在。獻南金名馬。上疏請封。帝集朝臣議可否。閣臣嚴起恒持不可。兵科金堡。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。上疏爭尤力。祇封景國公。滇使出。謂用事者曰。彼固已自王。一旦降號公侯。而能欣然受命者。此純臣之節。甯能望於若輩。若因其向義。破格明恩。猶幸收用於萬一。且法有因革。今時異勢殊。土字非故。猶必執舊法耶。於是朝議欲徇其請。會貴陽鎮帥皮熊。遵義鎮帥王祥。各疏至。言可望等。張賊餘黨。豺狼成性。名雖嚮正。事非格心。朝廷無爲所愚。語頗剴切。以故議數月不決。臨發。賜一字親王章。而無封號。畏知西過梧。遇堵胤錫曰。可望業王雲南。今無國名。賜空印。激猛虎使噬人。奈何。胤錫爲補牘入。始封定遠王。賜國姓與名曰朱朝宗。加畏知向書。彝侍郎而行。時慶國公陳邦傅。素不悅於東黨。而忠貞營。又散布藤鬱橫永間征餉無厭。邦傳不堪其擾。欲私結可望爲援。探知朝旨不允封王之請。於是興其中軍胡執恭謀。以原請空敕。矯制私滇。可望爲秦王。又鑄王印。令執恭率軍士五百。先期賚赴雲南。可望大喜迎拜受敕。騰黃布告滇黔文武。欸贈執恭。具表稱謝。執恭滅其表。不以聞也。及畏知返。可望始知封王之僞。大怒。下執恭獄。既而曰。爲帝爲王。我所自致。何藉於彼。屑屑更易乎。徒爲人笑耳。俱卻不受。意實恨之。然秦王之封。業已宣諭境內。各土司貢獻。倣親王禮行事。黔國公沐天波。亦謙讓不改均敵。雖假猶真矣。此己丑三年正月間事也。庚寅正月。清師入南詔。帝奔梧州。八月。可望反遣其總兵常榮。帥兵五百至梧。復貢金一萬兩。良馬一百匹。又以黃金四萬。賄朝貴。疏奏列秦王銜。且以不願改封爲請。廷臣愕然。謂可望既歸誠。不合以私封擅奏。因召榮面質之。曰。是奉上恩。遣胡執恭親賚敕至。所封如是。廷臣始知爲邦傳矯旨。於是匡國公皮熊。參可望不道。留守瞿式耜。疏請斬胡執恭。以正欺君誤國之罪。或曰。不若賜之璽書。直云皇帝賜書秦王。則前此葛藤斬盡。已允行矣。會內江楊鼎和至梧。力言王封之非。閣臣嚴起恒。復主其說。授鼎和兵部尙書。議遂寢。由是可望恨兩人刺骨。至是帝幸南甯。可望復遣楊畏知詣行在并遣賀九儀。及總兵朱養忠。張明志。張勝等。帥兵入衛。終以不允王封。切齒朝士。將求阻王封者而甘心焉。於是殺嚴起恒諸臣以洩忿。舉朝震駭。龐天壽馬吉祥等。素與可望通款。爲之言於帝。乃遣使奉册偕九儀赴雲南。封可望爲秦王。可望大喜復使九儀至南甯。奉表稱謝。九儀因留駐南甯。



論曰。孫可望入雲南。知白頭之不可以作賊。又怵於楊畏知之要誓。迎沐天波歸省。初意未嘗不欲爲國用。乃故御史滇人任僕。素奸佞。倡議請可望爲國主。而一班無恥士夫。如龔彝輩。復附和之。於是可望遂侈然以朱溫自待矣。然羣賊如李定國輩。故等夷。咸不服。可望亦不敢遽萌逆志。其初請王封。尙知尊重朝廷。使帝左右稍有遠略之臣。因勢而利用之。雖與之分土而王可也。卽不然。調李定國入衛。使行畿宿有重兵。亦足以懾其奸謀。乃諸臣漫不加察。始終靳靳於祖制之爭執。夫山河破碎。試問君若臣流離瑣尾。祖制所存有幾。不達時變。卒以是召害而禍國。良足悲矣。嗚呼。諸臣忠誠有餘。而才識不足。挾此以圖中興。詎有濟哉。

孫可望殺大學士楊畏知。

畏知素爲可望所重。前後遣詣行在請王封。始終其事。此次偕賀九儀至南甯。九儀等以兵先入。殺閣臣嚴起恒。及諸朝士。畏知至。痛哭自劾。卽上疏論九儀擅殺之罪。及還。帝愛其才。留不遣。卽授東閣大學士。入直辦事。辭不許。九儀譖之可望。可望怒。以爲貳於己。使人挾與還黔。殺之。帝聞其死。痛惜輟朝。詔諡文烈。

同上（楊畏知事畧）畏知字介甫。陝

西寶雞人。舉鄉試第。以保舉。歷官雲南副使。分巡金滄道。駐大理。宏光乙酉元年。平定武定土司之亂。克復楚雄。因移鎮焉。會沙定洲爲變。陷會城。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。時楚雄新破。無武備。畏知爲天波畫策。勸之走永昌。定洲引兵追之。畏知得乘間修守備。檄調土漢官兵。初會城變起。巡撫吳兆元陷賊中。定洲勢盛。諸土司以故未敢動。及接畏知檄。皆發兵據險。爭爲應援。定洲懼。釋天波。回兵攻楚雄。踰年不能拔。事聞。晉左副都御史。總督雲南軍務。丁亥春。孫可望帥兵入滇。定洲還戰。楚雄之圍乃解。可望大破定洲殺之。遂據雲南。使人通好畏知。自以兵隨之。畏知至祿豐拒戰。不勝。赴水淺不死。踞而罵。可望下馬捉手曰。聞公名久矣。我來雲南討賊。當相扶明室。非有他也。畏知瞋目親曰。賊給我耳。可望指天折矢爲誓。畏知曰。必爾。從我三事。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。二不得殺吾民。三不得掠婦女。焚廬舍。並許諾。乃同回楚雄。使迎天波於永昌。迤西八府。得免屠

戮。為畏知也。可望既假討定洲名。畧定滇地。羈縻黔國。威震諸蠻。會粵西被兵。聲息阻絕。臨安任僕。乃倡議尊可望為國王。用干支紀年。鑄興朝通寶錢。畏知憤甚。念己同之。死無益。惟曰稱道君臣大義。忠孝大節。李定國、劉文秀、深感其言。戊子二年。可望遣畏知奉表峯慶。請土封。朝議以非祖制。未允。及是又偕賀九儀等詣南甯。議前事。九儀承可望意。擅戮朝士。畏知責之。即上疏自劾。畏知兩至行在。輒疏論朝政。又痛論廷臣拘泥常法。無奇策遠謀。難與圖中興。帝感其忠誠。命留作相。畏知三辭不許。乃遺書報可望。九儀還譖之。以為貳於己。使人挾與還黔。畏知見可望大罵曰。賊終不可與為善。我為所賣。負不義名於天下。除頭上幘擊其面。可望怒。命牽出斬之。李定國、劉文秀、申救不及。

論曰。畏知忠勇激發。才氣橫溢。行朝諸臣。無能出其右者。在軍中陳說順逆。輒傾動左右。厥後晉王效忠行朝。實畏知使之也。雖降志辱身。而心存木朝。竟蹈難以死。悲夫。

四月。皇太后崩。

太妃王氏。以十二日崩。十七日成服。詔以喪禮以日易月。葬於合江之宋村。謚曰孝正。

。名曰興陵。明季紀事補遺

五月十八日。敕鴻臚寺舉日講記注官。

敕鴻臚寺曰。以憂戚之中。不遑觀政。茲值服除。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。兼行日講。該

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。翰林院舉堪日講記注員名以聞。以是月二十七日舉行。

七月中元節。遙祭祖陵。

九月。北兵謀上犯。南甯戒嚴。

清定南王孔有德。出兵桂林。柳慶平梧皆陷。謀大舉上犯。帝命諸將胡一清、趙印選、

馬寶、曹志建等。發兵守要害。敵知有備。退回梧州。紀事補遺

十一月。陳邦傳叛降於清。上集朝臣議移蹕。賀九儀黨常榮等。遂大掠南甯。

初秦王孫可望。遣賀九儀等。率兵入衛。請移蹕雲南。司禮監龐天壽、文安侯馬吉祥、輸情可望。勸上從其請。上意未決。至是陳邦傳與其子曾禹。齎表至梧。納降於清。報

至。行朝震恐。上集朝臣議移蹕。南陽伯李元胤。疏請航海。以就杜永和。

四年。杜永和守廣州。廣州

陷。永和引殘兵萬餘歸瓊州。

閣臣吳貞毓。御史王光廷徐極等。勸上依元胤計。大學士朱天麟。力請幸

滇。謂元胤屢敗之餘。

元胤時在欽州

衆不滿千。棲依海濱。其不足恃明矣。雲南山川險阻。雄

師百萬。北通川陝。東連荊楚。南控交粵。亟宜移蹕。且堅可望推戴之心。以慰中外臣民之望。吳貞毓等。堅執不可。九儀入朝。謂廷臣曰。昔秦王請上移蹕滇黔。命臣扈駕。今諸臣各持異議。我豈能担此重任。遂撤營去。其黨常榮朱養忠等。遂大掠南甯。擄

男婦千餘人。移往雲南。

行在陽秋參紀事補遺

按府志。縣人李啟祿。性傾險。常榮、朱養忠、信任之。索馬罰餉。無惡不作。毒流

縉紳。因擄男婦千餘人。移往雲南。皆啓祿啟之也。此事載在癸巳年。惟考其時。上

已奔安隆。而晉王與可望有隙。方敗其師。是年駐兵南甯。不容更有此事。當係賀九儀撤營時也。

十二月。陳邦傳導清帥線國安入寇。初十日陷南甯。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死之。上出走安隆。

陳邦傳既降清。知禁旅單薄。諸將號令不專。言於定南王。請取上以自效。定南王遣提督線國安西上。我諸營兵皆潰。初十日。南甯陷。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死之。先是司禮監龐天壽。文安侯馬吉祥。與賀九儀有成約。堅請移蹕入滇。至是事急。倉皇雇舟西避。

上至瀨灘。開國公趙印選。報敵兵已過新甯州。請易舟陸行。於是君臣悉登陸。焚舟楫。踉蹌失次。扈蹕官員相失。王嫂桂恭王妃。亦不能相顧而棄之。行數日。由土司入黔境。至邏江界。線國安以精兵於後追躡。塵掩其輿。君臣相顧失色。時日將西落。山峻路狹。深篁叢雜。清兵迷失道。卽令駐營。偏將馬雄。言於線國安曰。永曆相去。當不過三十里。亟乘之可獲。則大功立就。君駐此。我請領兵追之。國安不從。翌日。遂引兵還南甯。明年正月十六日。上過邏江。次廣南。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。疏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。再次迎請。俱未見從。然早慮聖駕。必有移幸之日。所以先遣各營兵馬。肅清夷氛。道路無阻。廣南雖云內地。界隣交趾。尙恐夷情叵測。臣再四思維。唯安隆爲宜。安隆隸貴州普安縣城市堅固。行宮修葺。可以朝發夕至也。上允之。三月六日至安隆所。易名安隆府。遂駐駕焉。自是上遂受制於可望。紀事補遺

縣舉人梁雲昇。戶部員外郎楊禹甸。扈蹕力戰死之。

梁雲昇。縣喬板村人。舉崇禎壬午孝廉。性慷慨忠勇。辛卯十二月。清帥線國安陷南甯。上倉皇出走。朝士皆散失。護衛無人。雲昇統率鄉兵護駕。適楊禹甸督餉後至。遂從行。至瀨灘。疑卽金陵大灘距喬板村四十里追兵幾及。雲昇親自斷後。與禹甸抵死力戰殉焉。上因此得以脫險。後鄉人感其忠烈。爲立雙忠廟。

按楊禹甸死節。據府志。移載在此較確。

(附錄府志) 梁雲昇。糾集義旅。爲保障計。鄉井賴安。明末死節。時有溧陽楊禹甸。督餉至邕。素與昇善。亦捐軀赴難。後並顯靈茲土。里人立廟祠之。

按明季紀事補遺。辛卯十二月。清帥線國安。陷南寧。太僕寺少卿丁元相。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。按禹甸死節。當從府志。未叙及梁雲昇死節。余以爲南寧爲行殿所在。死難者當不僅元相禹甸二人。觀魯王監國紹興。南天痕所載。東南一隅。蹈節而死者。難更僕數。臧獲斲卒。感慨自殺。咸得備錄。我縣親爲輦轂地。搢紳之出仕行朝。當必實繁有徒。忠節之士。諒不止梁雲昇一人。茲考（西南紀事）縣舉人除杭思齋收葬嚴起恒忠骸。僅得附見。此外闕無人焉。總緣當日鼎革之初。懼觸忌諱。又無載筆之士。爲之表彰。觀府志載梁雲昇明末死節。語焉不詳可知。使非鄉人爲之立廟。恐並死節一語而泯之矣。嗚呼。文獻無徵。潛德幽閔。對茲先烈。能無慨然。

己癸七年。詔封李定國爲安西王。旋進封晉王。乙未九年正月。定國自南甯帥兵入衛。奉上幸滇。旋護駕入緬。辛丑十五年。清吳三桂執上於緬以歸。弑之。明亡。

帝在安隆。秦王孫可望。欲行逆。時定國已封定西王。轉戰楚粵桂三省。兵威大振。可望忌之。遂有隙。帝知定國赤心爲國。詔進封晉王。時定國駐兵南甯。復出兵攻廣東。未幾敗還。由賓州夜走南甯。忽接上蠟丸書。令速帥兵入衛。定國遂留守南甯。自帥勁旅。星夜馳赴行在。奉上幸滇。旋扈駕入緬。十五年。清平西王吳三桂。執上以歸弑之。

明亡。時清順治十八年也。西南紀事參明季紀事補遺（李定國事略）李定國字一純。陝西延安人。初爲張獻忠將。智謀不及孫可望。而驍勇超逸過之。號萬人敵。獻忠僭號成都。肆行屠戮。

諸將計功以殺人多寡爲殿最。（本傳孫可望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。女九千五百萬。劉文秀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。女八千八百餘萬。李定國、艾能奇。所殺雖不言其數。大抵不下千萬。）封安西王。未幾獻忠伏誅。乃與可望等舉衆入雲南。遂矯前所爲。非臨陣不妄戮一人。自反正歸朝後。與劉文秀嘗慨慷太息。誓以恢復中原爲己任。乘輿至安隆時。清定南王孔有德出廣西河池向黔。大軍駐柳州。接應。秦王可望承制。命定國文秀。經略楚蜀。文

秀入蜀無功。定國以步騎八萬督諸將出武岡辰沅大破清軍。旋分兵祁陽。趨全州。疾走嚴關。有德以大軍來拒。運營數百里。旌旗戈甲。如荼如火。勢雄甚。定國卽下令接戰關下。斬其驍將。天大雷雨。橫尸被野。敵兵崩潰。追及大榕江。有德退保桂林。定國帥精騎追躡三日而至。發大砲攻城。守陴者皆潰。城破。禽有德於署。斬之。獲陳邦傅父子。械送安陸。可望矯制剝皮以示衆。時壬辰六年七月四日也。故胡一清。趙印選。馬寶。曹志建等。自南甯敗後。尙留粵西。屯聚山谷間。定國克桂林。相率來歸。時清提督線國安。畧南甯。右翼總兵全節防柳州。左翼總兵馬雄守梧州。定國進復柳州。斬守道金漢蕙。而南甯梧州諸北將。文武官吏。聞風皆遁。廣西全省克復州。乘勢東下。嶺南震動。清平南王尙可喜。遣兵扼肇慶。定國運破其軍。將進攻廣州。而清敬謹親王帥兵八萬出衡州。號十萬。定國聞之。以根本爲慮。乃旋師折北。回取永州。進至衡州。與敬謹親王遇於河上。敬謹親王勇而善戰。稱勁敵。定國出兩翼搏之。自以奇兵擣中堅。斬敬謹親王於陣。北軍奪氣。遂大潰。衡湘長岳間。從風而靡。捷奏至行在。君臣酌酒相慶賀。始知定國能也。定國自克復桂林。威名大著。頗不受可望約束。可望欲謀逆。恨定國不爲己用。至是愈爲所忌。召至沅州將殺之。定國覺。引還。廣西湖南復陷。時清帥馬雄復據梧州。定國乃帥馬寶等破走之。順流而下。運破開建、德慶。馳檄遠近。清遠名山寇應之。所過州縣。盡復爲明有。直抵肇慶。連營據北山。分三面攻城。洩其濠。陰穿地道。城中大懼。清平南王尙可喜。謂靖南王耿繼茂曰。定國將合山寇出潮惠。會城必危。且無北歸路矣。乃令繼茂出三水。吳六奇守程鄉。饒平。令肇城堅守。以待大兵。以故攻月餘不下。先是郝尙久。以潮州通款。至是亦爲清所破。定國東行失利。由可望有二心。無後援。而頓兵堅城也。乃引兵還柳州。帝自至安陸。受制可望。知定國赤心爲國。忠勇昭著。與大學士吳貞毓議。因手敕密使封定國爲晉王。使引兵入衛。辭旨哀愴。定國稽首而對曰。臣定國一日未死。甯令陛下久蒙幽辱。幸忍待之。臣兄事可望有年。甯負友。不忍負君。致書貞毓曰。粵中未定。進退維艱。幾事須密。責在老先生。事洩。貞毓等十八人皆遇害。世所謂十八先生。成仁於安陸者也。可望以是滋恨定國。癸巳七年春。遣馮雙禮等。以騎兵七千。步兵萬餘。追定國柳州。爲定國所敗。定國引兵還南甯。五月。復自南甯出帥。再畧雷廉。進復陽春、陽江、恩平。前鋒抵肇慶。遣人赴閩海。約鄭成功攻惠潮。清平南王尙可喜懼。不敢出戰。又慮兵分則弱。謂靖南王耿繼茂。且以旁縣餌之。於是以重兵守新會。檄總兵郭虎。副縣杜豹。守高明。定國以舟師扼江門。築砲台於陸。遏援兵。清尙耿兩王。親赴江門助戰。西兵稍却。是月晦。定國復進兵攻高明。一鼓克之。禽郭虎。斬杜豹。遂合圍新會。當是時定國志氣奮厲。欲一舉蕩平廣東。據兩崖。爲統一西南之勢。以漸圖恢復。惟深入重地。孤軍無繼。清總督李率泰。將軍朱馬喇。章京東邦。先後率滿漢軍大集。會兩王於三水。四面包擊。卒以衆寡不敵。甲午八年十二月。西兵大崩。戈甲棄載道。軍資蕩然。死傷無算。定國率敗兵走鬱林。敖拜來塔等追躡之。定國奔橫州。燒絕浮橋。由賓州走南甯。由是廣東高雷廉三府。肇慶羅定屬三州。一十八縣。廣西橫鬱二州。北流興業容岑四縣。復失。定國以頻年出師。疲於奔命。至是力屈。不能復出。西南之業衰矣。乙未九年正月。可望急謀僭號。自滇還黔。使白文選以兵入安陸。逼上移駕貴

州。將行大事。宮中大哭。文選本不值可望所爲。謀緩其事。因與上密議。以蠟九齋書報定國。令統兵入衛。定國得書。留兵守南甯。急引精騎赴行在。君臣相持痛哭。上曰。久知卿忠義。恨相見之晚。定國泣奏曰。臣蒙陛下知遇之恩。欲取兩粵以迎鑾輿。乃不惟不副臣願。且置陛下於重憂。臣罪深矣。因遣兵守盤江。以禦可望。二十六日。同文選等。奉上幸滇。二月十一日。駕駐曲靖。定國先入會城。與沐天波。劉文秀。及文武諸臣盟。同輔明室。敢有貳心者。明神殛之。衆心大懼。乃各率所部至曲靖。扈駕入滇。詔以雲南爲京都。定國輔氏大將軍。總督滇黔楚蜀軍務。知軍民大政。仍奏請護送可望家眷還黔。丙申十年秋。可望以逆謀不遂。忿定國所爲。帥兵犯闕。時定國新敗。文秀部下兵不滿萬。行朝百事草創。諸將自楚粵至者。皆聚於黔。定國文秀。以國本未固。強弱異勢。深以爲懼。然可望犯順。諸將咸不願。密通意定國。令速戰。遂大敗可望於交水。馬進忠惟興等皆來歸。馮雙禮亦舉貴州降。可望窮促。謂其衆曰。昔時有石碑出水。有文云。來是觀音面。去是老僧頭。由今惟之。天意欲我去。髮歸清也。定國不世之仇。定須報復。我又何惜此數莖頭髮乎。於是率殘兵奔湖南。降於清經畧洪承疇。丁酉十一年。帝在雲南。朝政皆決於定國。定國小心謹慎。克盡臣節。然才長治軍。短於治國。計慮擘畫。什不及可望。而帝左右。又無運籌決勝之臣。而馬吉祥輩。竊弄威權。人多怨望。以故偏安之局。終不能鞏固。戊午十二年五月。孫可望導清師。一由湖南趨貴陽。一由廣西趨遵義。一由四川入都勻。三道入寇。時劉文秀已卒。定國東西備禦。遂不支。十月。清師破貴州。定國奔還。知雲南不可守。亟請移蹕。十二月。清兵入滇。已亥十三年正月。帝走永昌。清兵追躡於後。相隨難民數十萬人。須臾滇城火起。煙燄蔽天。哭聲載路。帝顧之泣曰。是皆予一人之罪。反不如與百姓同死城中也。欲止不去。定國請急渡潞江。遂趨磨盤山。(卽高黎貢山)設三伏以待。俄而清兵至。已入二伏。事洩。伏發不如約。然猶殲清兵近萬。清兵引還。定國乃得從容護帝入緬。清以吳三桂鎮雲南。辛丑十五年十二月三日。三桂執帝於緬以歸。明年四月戊午望日殺之。時年三十八歲。定國聞遇害。遂痛哭不食。發病死於孟臘。時清順治十八年也。

論曰。自史可法死。而南都不守。自何瞿二公死。而永曆當亡。然而猶能支持殘局。綿延十餘年者。則晉王爲之也。夫成事在謀。克敵在勇。而致主則又恃乎忠。兼之者蓋寡。論晉王謀略。較之史何瞿三公。固非敢望。然而克復廣西全省。兩出湖南。三攻廣東。轉戰三省。當四名王而蹶其二。厥後入緬。猶殲清追師於磨盤山。謂之非勇可乎。拔自流賊。而盡瘁所事。不避艱險。死而後已。抑又何忠也。使發縱指示有人。而專寄以

軍旅。將中興事業。於焉是賴。乃內憂外患。軍民兩政。悉萃一身。卒之疲於奔命。力屈不支。君亡而身以殉。悲夫。昔孔子作春秋。中國而夷狄。則夷狄之。夷狄而中國。則中國之。孟子曰。雖有惡人。齋戒沐浴。則可以祀上帝。嗚呼。如定國者。達人尙論。取節焉可也。

按永曆己亥十四年。即清順治十七年。清師入雲南。帝出走永昌。至是尺地寸土非帝之有。而明果亡矣。韓氏慕廬。作江陰城守紀畧。於清兵入燕京。即書明亡。彼爲清臣。固應云爾。至通鑑輯覽。明末紀。南都破。始書明亡。自以爲大公至正。足以上配麟經。予不謂然。蓋正統係於國土。國土一日未盡失。即正統歸焉。昔益州之於劉。厓山之於宋。式微甚矣。綱目故爲大書特書者。正僞之辨。亂賊之防。端在於此。不得不嚴也。今考帝所轄地。與其屬國。雲南全省。貴州全省。廣西全省。四川半省。湖廣半省。鄭成功奉正朔於閩。尙有五六省。屬國如安南。烏蠻。占城。羅鬼國。羅甸國。普里部。五溪。牂牁。夜郎口。棘夷。緬甸。車里倭。羅雄。尙十餘國。見永曆紀事以此較之。其疆域過乎益州遠甚。更何論乎厓山。正統歸帝。誰不謂宜。然清當康熙乾隆兩朝。文字之獄最烈。凡人家有藏及明代史乘者。罪及親族。觀康熙二十五年。戴名世之獄。可爲寒心。考清史畧。初桐城方孝標。嘗著滇黔紀聞。頗觸忌諱。名世南山集採錄之。又與其門生書。謂以弘光之帝南京。隆武之帝閩越。永曆之帝兩粵。與滇黔。應如昭烈之在蜀。帝歸之在厓。今史家避諱萬端。終明之世。三百年無史。豈不可歎。事聞。名世寸磔。族皆棄市。孝標戮尸。其子孫皆斬。余生瘦死獄中。方苞、方正玉、尤雲鈔、劉巖等。牽連獲譴三百餘人。可謂慘矣。自是莫敢議及明史。



由是觀之。其忌諱之深。觸之者。幾與秦之誹謗偶語同科。迄今追思。尙覺不寒而慄。然此在當日則然。何以清史輯覽。清史綱要諸書。竟自辛亥國變後。亦皆仍而不改何耶。孔子曰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言不順則事不成。孟子曰。孔子成春秋。而亂臣賊子懼。蓋名教綱常。賴以扶持者。全恃乎此。烏得不辨而正之。又按吳三桂。後世罵爲賣國之劇大惡賊。以其勾引滿清人關也。是則然矣。然而尙非定讞也。何則。試考其時。流賊徧全國。攻陷都城。夷滅宗社。屠戮君父。爲人臣子。此仇安得不報。惟自顧力有未能。其時南都尙未組織。即組織。可倚者僅史可法一人。事權又不專屬。而史公所倚者在淮揚四將。四將又自併水火。其勢不足以資討賊明甚。則不得已屈身虜廷。擬效秦廷之哭。讀明季稗史。當時士大夫如馮侍郎黃宗羲輩。亦有乞師日本之行。按此事若果成爲事實。則今日驅逐倭奴。似不如滿清之易。且唐肅宗收復兩京。何嘗不借兵回紇。則此一舉。原出於事勢之無可如何。使他日能克盡臣節。猶爲後世所共諒。且使永曆帝猶在。則他日出兵衡岳。借其名義以爲號召。則河北諸忠義。必風起雲涌。滿族雖欲盤踞北都。勢必不能。乃不此之圖。不惜逐執故主而弑之。以媚新朝。斯真梟獍之不若矣。讀永曆帝當日遺三桂書。語極沈痛。雖木石人讀之。尤當揮涕也。亟錄之。其書曰。將軍新朝之勳臣。舊朝之重鎮也。世膺爵秩。藩封外疆。列皇帝之於將軍。可謂甚厚。詎意國遭不造。闖賊肆惡。突入我京城。殄滅我社稷。逼死我先帝。殺戮我人民。將軍志興楚國。飲泣秦庭。縞素誓師。提兵問罪。當日之本衷。原未泯也。奈何憑藉大國。孤假虎威。外施復仇之虛名。陰作新朝之佐命。逆賊授首之後。而南方一帶土宇。非復先朝有也。南方諸臣。不忍宗社之顛覆。迎立南陽。何圖枕席未安。于戈猝至。宏

光殄祀。隆武就誅。僕於此時。幾不欲生。猶暇爲宗社計乎。諸臣強之再三。謬承先緒。自是以來。一戰而楚地失。再戰而東粵亡。流離驚竄。不可勝數。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。接僕於南安。自謂與人無患。與世無爭矣。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。圖開創之豐功。督師入滇。覆我巢穴。僕由是渡沙漠。聊借緬人以固吾圉。山遙水遠。言笑誰歡。祇益悲也。既失世守之河山。苟全微命於蠻服。亦自幸矣。乃將軍不避艱險。請命遠來。提數十萬之衆。窮追逆旅之身。何視天下之不廣哉。豈天覆地載之中。獨不容僕一人乎。抑封王錫爵之後。猶欲殲僕以邀功乎。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。猶不能貽留片地。以爲將軍建功之所。將軍既毀我室。又欲取我子。讀鷓鴣之章。能不慘然心惻乎。將軍猶是世祿之裔。卽不爲僕憐。獨不念先帝乎。卽不念先帝。獨不念二祖列宗乎。卽不念二祖列宗。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。不知清何恩何德於將軍。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。將軍自以爲智。而適成其愚。自以爲厚。而反覺其薄。奕禩而後。史有傳。書有載。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。僕今者兵衰力弱。瑩瑩孑立。區區之命。懸於將軍之手矣。如必欲僕首領。則雖粉身碎骨。血濺草萊。所不敢辭。若其轉禍爲福。或以遐方寸土。仍存三恪。更非敢望。倘得與太平草木。同沾雨露於聖朝。僕縱有億萬之衆。亦付於將軍。惟將軍是命。將軍臣事大清。亦可謂不忘故王之血食。不負先帝之大德也。惟冀裁之。

再按清初。凡一切公私文字。凡涉及明季事。與滿清關係者。非族卽誅。懸爲厲禁。此函已隔二十餘年。爲康熙帝備極搜羅。費數年之力。始得其

稿。宣示臣民。又登之東華錄。不惜自犯其禁。似覺矛盾。然自有深意所在。讀者當自知之。